

水墨插图版

知青

【上】

梁晓声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知青

| 上 |

梁晓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 / 梁晓声著; 李耀春绘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6.1

(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: 水墨插图版)

ISBN 978-7-5153-4000-5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751号

策 划: 李师东

责任编辑: 万玉云

书籍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营 销 部: 010-57350364

媒体运营: 010-57350395

编 辑 部: 010-57350405

雄狮书店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90 1/16

印 张: 75.375

图 幅: 19

字 数: 101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4000

定 价: 126.00元(上下册)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目录

001	第 一 章
024	第 二 章
050	第 三 章
080	第 四 章
115	第 五 章
145	第 六 章
178	第 七 章
218	第 八 章
256	第 九 章
294	第 十 章
333	第十一章
367	第十二章
405	第十三章
444	第十四章
481	第十五章
515	第十六章
554	第十七章

第一章

夕阳如血。

列车奔驰在秋季的松嫩平原。夕阳悬在车头前方，似乎在勾引列车吻到它。而对于列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尽管看起来车头与夕阳的距离近在咫尺；这情形使人联想到“夸父追日”的神话。车头气急败坏地喷吐浓烟，混沌了天地。而于那混沌之中，夕阳将车身映成平原上一道长长的剪影。

夕阳无可奈何地沉落……

列车亢奋地追逐……

迷雾渐散。一缕青烟，从一只斑驳了红色铁锈的灰铁皮烟囱里冒出。这只旧烟囱属于一栋被漆成果绿色的小房子。亮晶晶的铁轨从小房子前铺过。那是只有北大荒才有的窄轨铁路，将林区丰产的木材一车车运到原野以外的地方。仓库整齐地排列在小房子后边，小房子旁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白桦林站—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竖——一九六九年”。

已是傍晚时分，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逐渐堆积成团，从远处茂密的白桦林那方压过来。

杨秉奎的手在一盘残棋上缓缓移动，他在小房子里跟自己下棋。窗上贴着红纸剪的“忠”字和“公”字，除了一张没刷油漆的单人木床，还有桌子、椅子、箱子、柜子，都没刷油漆，木质已被岁月涂得黑亮。床上挂着蚊帐；炉子上的水壶吱吱作响，突突地冒出水汽；一条大狼狗懒洋洋地卧在炉旁。

杨秉奎五十多岁了，一脸该刮未刮的黑胡茬，一身旧铁路服，脚上是双“解放鞋”。

桌上的电话骤然响了。杨秉奎抓起听筒：“对，是我，‘养病亏’站长……放心，我知道……哎，你说话客气点嘛……我不管你是谁，给老子记着！”

他啪地放下电话，从墙上摘下铁路信号灯，把与铁路服配套的蓝帽子按在头上，开门出去，大狼狗溜溜地跟着。

天已快黑。

杨秉奎仰脸看天，雨点落在他脸上。

“早不下晚不下，非赶这个时候下。老天爷，你他妈成心找人别扭啊！”杨秉奎扭动着布满胡茬的嘴，喃喃地咕哝着。天仿佛就是要跟杨秉奎找别扭似的，霎时间雷声大作，暴雨倾盆。

“老伴儿，都说谁也惹不起老天爷，看来此话真不假呢！”“老伴儿”就是那条大狼狗。杨秉奎无奈地退回小房子，将雨衣从墙上取了下来。

闪电劈开雷雨交加的黑夜，瞬间照亮站在铁轨中间的杨秉奎。他左右摆动着手中的信号灯。一列封闭的货车缓缓驶来，车灯橘黄色的光透过密集的雨点，照在杨秉奎身上。

司机探出身喊道：“老站长，对不起啊，让您在雨中为我举信号灯了！”

杨秉奎：“甭客气，应该的。再说也不是你对不起我，是老天爷对不起我。”

列车停稳，一节节车厢的门被依次打开，有人从上面跳下来。顿时，哨声此起彼伏。

一个粗声大嗓的人喊：“全体下车！整队集合！各带队注意，哪一车厢少了一个，军纪处分！”

可是知青们却没有应声从车厢里跳下来，而是犹豫地聚在车门口，谁也不愿意先行一步。一名女知青用上海话抱怨，意思是这么大的雨，淋湿了我衣服和行李怎么办？也没有个站台，也没人准备好雨衣和伞。

张平原连长分开聚集在一起的知青们，指着那名女知青问一名男知青：

“她嘟囔什么？”

那男知青也是上海人，绰号“小黄浦”，他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将女知青的话向他解说了一遍。

张连长：“那也不许赖在车上！”

他跳下车，指着“小黄浦”命令：“你，给我下来！”

这时，团里的曲干事走了过来，把手拢在嘴边，冲车厢大声喊：“男知青先下，接一下女知青，不要让女知青们摔伤了！各领队注意，要保证安全，保证安全！”

刚才已经跳了下来的“小黄浦”张着双手要接女知青，却被一个体态圆墩墩的女知青给压了个屁股着地。

曲干事赶紧上前扶起他们，关心地问：“摔伤哪儿没有？”

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落，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。闪电的光耀下，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。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。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，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。

杨秉奎打开仓库的大门，冲着知青们大喊道：“都到仓库里来躲躲雨！”

刚才还整齐列着的队伍一下子散乱开来，大家涌进仓库。张连长望着知青们奔向仓库的背影，束手无策地自语：“这老爷子，真添乱！”

“不许往那跑，列队！”张连长拦住一些知青，被拦住的知青不情愿地向仓库的方向张望着，张连长生气地吼道：“都聋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列队！”

被拦下来的知青敢怒不敢言，怨恨地瞪着张连长，不情愿地站成队形。

“都没见过下雨吗！”张连长吼声如雷。

无人接言。

“回答我！”

一名女知青小声说：“见过……”

曲干事走来，在张连长耳边低语：“老张，我看是不是暂时……”

张连长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恼火地说：“你别管！”

曲干事欲言又止，只好退到一边，习惯性地从兜里掏出一支已经被雨淋湿的烟，刚举到唇边，又想起了什么，将烟揣回兜里。

张连长脸板得像块湿木头：“下雨只不过是下雨，下再大的雨也还是下雨，不是下刀子！你们不是那些插队知青！他们一插队，不想当农民那也是农民了！你们叫兵团战士！是战士就得有点战士的样子！没有口令擅自行动，不是好战士！跑到仓库去的，都要受处分！”

曲干事又说：“老张，还是听我的……”

“不听你的！这时候非听我的不可！”张连长打断他的话，继续训，“我们这个团的团长，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！当年跟随团长转业到北大荒的，号称三个百分之九十五——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团员！百分之九十五的正副班长！百分之九十五的五好战士！这是我们团的政治血统，这个政治血统必须永远保持下去，保持住了就等于保持住了我们团的光荣！所以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，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，我一个也没从城市里往一团接！哭鼻子抹眼泪也不要！写血书也不要！你们已经成为一团的战士！你们也应该感到光荣！感到自豪！挨点淋就不要纪律了？不是都发誓要炼一颗红心吗？那就给我从现在炼起！”

张连长的训话还没有结束就被打断了，一个知青惊慌地跑过来：“带队，那边打起来了。”

“谁跟谁打起来了？”

“北京的和哈尔滨的啊，不！是哈尔滨的和北京的、上海的打罗圈架！”张连长和曲干事连忙向事发地赶去。

在列车的尾部，几十名知青打成一团，有女知青在尖叫：“别打了！”

“呼！”

一声枪响使打架的知青都停止了。杨秉奎冲到打架的知青中间，扯开嗓子喊：“谁再打我崩了他！都到仓库避雨去！”

张连长和曲干事赶过来的时候，知青们早已悻悻地散开了。

张连长看着四散离去的知青们说道：“就这么完了？”

“不完还怎么着！”杨秉奎甩下一句话，也转身走开了。

仓库的一摞麻袋上横七竖八地摊着些湿透了的衣服，男知青们把身上能脱下来的衣服都脱下来拧干。上海知青徐进步连裤衩也脱下来拧，被一穗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干苞米击中面门。

“谁？谁他妈打我？！”他鼻子被打出了血，眼镜片上也开了朵蜘蛛网似的花。

哈尔滨女知青孙曼玲双手叉腰，操着地道的东北腔指着他：“你要不要脸啊！当我们女知青不存在啊！”

孙曼玲背后那些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女知青都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。

徐进步恰与孙曼玲面对面，赶紧用湿裤衩捂住下身，红着脸嘟囔：“哎哟妈呀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是我不要脸还是她不要脸啊！”

孙曼玲听到了，生气地发动女知青：“姐妹们，他出言不逊，打他！”

一时间，苞米、葵花盘长了翅膀似的飞向徐进步，徐进步顾上顾不了下，狼狈地蹿到了几个箩筐后面。无辜挨打的男知青们也跟着东躲西藏。

“你们就这么糟蹋我留的良种？”拎着枪的杨秉奎大喊一声，闹成一团的知青们顿时安静了。

知青赵天亮赔罪道：“对不起老爷子，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摩擦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们保证归放原处。”说着，将地上的谷物一样一样拾起，其他知青也纷纷帮他。

“以这几个箩筐为界，今晚，筐那边是女知青的地盘，筐这边是男知青的地盘。都听明白没有？”杨秉奎看着一边收拾地上的谷物一边点头的知青们，扬手示意了一下赵天亮：“你过来一下。”

赵天亮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走到杨秉奎近前。

杨秉奎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赵天亮。”

杨秉奎点点头：“我授权你，今晚要是有什么男知青胆敢犯女知青的界，就把他拖出去，让他喂蚊子。”

哈尔滨知青孙敬文插嘴道：“下雨天蚊子不叮人。”

杨秉奎摇摇头：“这雨不会下一整夜。雨后的蚊子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以百当千当万。不相信的就让他领教领教北大荒的蚊子，哼！”

赵天亮有些迟疑：“可我一个人，势单力薄，恐怕做不好你交代的事，授权也白授权。”

“那就挑一个助手吧。谁愿意？”

孙敬文油腔滑调地凑上来：“我！我！谁也甬争，就是我了！我可爱干把人拖出去喂蚊子的事了！”

杨秉奎问赵天亮：“还有问题吗？”

赵天亮摇头。

杨秉奎一转身走了。

孙敬文学着样板戏里刁德一的样子拖腔拉调地唱：“这个老头——不寻常……”

赵天亮碰了碰孙敬文，问：“哪儿的，叫什么？”

“哈尔滨的，孙敬文。以后你叫我‘小地包’就行。”

“我是北京的。”赵天亮指了指正由孙曼玲指挥着，在仓库里拉草绳子的女知青们，“你认为她们想干什么？”

孙敬文抓了抓脑袋：“猜不准。搭衣服吧？”

孙曼玲们却往草绳上搭草帘子和麻袋，搭成了一道“隔墙”。

赵天亮轻轻地嗤了一声：“多此一举。”

孙敬文拍拍他肩膀：“别多说了啊，她可是我老姐。”

阳光从仓库上方的一排长方形窗户里照了进来，驱散了仓库里的阴暗。

赵天亮醒了，他身上盖着麻袋，仰面躺在草帘子上——仓库里所有的知青，都是这么睡了一夜。赵天亮把头向左扭去，只见徐进步、孙敬文以及周边的几个男知青全都趴着，双手托腮，跷着脚丫子，兴致高涨地向草帘子对面张望；他右边的王凯、沈力、杨一凡三名北京知青也同样，一心一意地向对面伸着脑袋观看什么。

赵天亮对他们的专注有些奇怪，一翻身也朝对面看去——对面的草帘子和麻袋下端暴露着一双双女知青们的裸腿和光脚丫，她们的腿呈现着各种各样的姿态，有的在走动，有的跳芭蕾舞似的翘着脚尖，有的将一只裸臂搭在草帘子上，单腿着地“金鸡独立”着。一副乳罩掉在地上，一只修长的手臂垂下，把它捡起。

沈力在往小本上画速写。

“你们……”“下流”“可耻”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，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。一只麻袋从天而降，蒙住了赵天亮的头。

徐进步轻声地鼓励道：“对！还没看够呐！别让他出声……”说着，便扑在了赵天亮的身上。

沈力：“你们可别闷死他。”

孙敬文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，别得着便宜卖乖。”

女知青那边忽然发出尖叫声，一阵骚乱。

王凯眼尖：“黄鼠狼！”

“钻咱们这儿了！那！那那儿！”杨一凡指着嚷嚷。

黄鼠狼窜到了男知青这边，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黄鼠狼身上，没有人再搭理赵天亮，他这才从麻袋底下钻出来，大大地喘了几口气。还没等他定下神来，哨声从仓库外传了进来。

杨秉奎走进仓库，仓库已经没人了，麻袋乱扔一地，柳条筐也倒在地上，

草帘子却还在草绳上耷拉着。

杨秉奎边收拾地上的狼藉，边嘟囔着：“这些孩子……”

一阵隐约的哭声从草帘子另一边传来。

“谁还在那儿？”

哭声呜呜依旧。

杨秉奎提高声音：“我过去了啊！”说着，便扯下一条麻袋，走到“隔墙”那边，见上海女知青周萍缩在一个角落，双手捂脸，继续哭着。

“哭什么？谁给你气受了？”杨秉奎走上前去问道。

周萍摇头。

杨秉奎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温和些：“挨淋了，就受不了啦？”

周萍还是摇头。

杨秉奎有点生气，火气一顶，把刚才的温和顶走了：“那你哭什么！没听见吹哨子呀？别人都集合了！”

周萍绝望地说：“他们不要我！”说完，放声大哭。

杨秉奎蹲了下来：“谁们不要你？”

周萍：“带队们，因为我父亲是资本家……可我写了三次血书……”

杨秉奎注意到周萍右手的食指包扎着，皱眉问：“手指怎么了？写血书刺破的？”

周萍抽抽搭搭地说：“不是刺破的，是咬破的。别人说，写血书一定得自己咬破自己的手指……”

“教条嘛。所以你就咬破三次？”

周萍痴痴地点头。

“发炎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还能不发炎？说说，你父亲是民族式的，还是买办式的？”

周萍用手抹了抹眼泪：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档案里写的是民族资本家。”

杨秉奎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要是民族资本家，倒还有点儿商量的了。政治上的事，我是懂些的——可既然他们不要你，你怎么还是来到这儿了呢？”

“我从上海偷偷混上了知青专列……”

杨秉奎吃惊道：“上海？那得经过北京、哈尔滨、北安，一地一点名，你就能一路混过来了？”

周萍点了点头。

杨秉奎被感动了：“姑娘，北大荒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地方。冲你这一份诚心诚意，我帮你。起来，跟着我。我一定会帮你到底！”

周萍顺从地起身，跟随杨秉奎走出仓库。

张连长瞪着眼前整齐地列成队的知青们，训道：“你看你们啊，麻袋扔得哪哪都是！那可都是新的！今后你们要记住，在北大荒，麻袋也是宝贵的东西！”

徐进步眨眨眼睛，强词夺理：“北大荒三件宝，人参貂皮乌拉草，从没听说过还有麻袋！”

张连长瞪着徐进步：“现在你不听说了？都记住没有？”

知青们回答：“记住了！”

赵天亮不服地说：“我有意见！”

张连长：“给你半分钟，说！”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是常识。既然是常识，就应该为我们的到来考虑得周到些，提前做好防雨措施。”

张连长反问：“也就是说，应提前准备好足够用的雨衣、雨伞、雨靴，最好再搭好十几顶临时帐篷？”

“按理应该那样。”赵天亮一板一眼地回答。

“你出列。”

赵天亮向前跨了一步。张连长走到他身边，上下打量他，仿佛在研究一

样稀罕的物件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北京知青赵天亮，‘赵子龙’的‘赵’！”

张连长哼了一声：“赵子龙是条龙，冲你刚才说的话，我看你像一条虫！雨衣、雨伞、雨靴、帐篷，想得倒美！在北大荒，在目前，想到了也白想，因为那是做不到的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北大荒的意思那就是，老天爷给人气受，是常事儿，人得受着！你的想法是歪理，我讲的才是正理，北大荒的理！”

赵天亮说：“我对你动不动就训我们也有意见！”

张连长：“还有意见以后再提，给你的半分钟过了！第一排听我口令，向前一步——走！向右——转！你们都跟着他，把麻袋收集到仓库去！”

赵天亮低声对徐进步嘟囔：“半分钟里，我说的没他说的多！”

徐进步瞥了一眼张连长的背影，说道：“这就叫，官不大，僚不小。”

张连长猛地回头，瞪着他俩：“说什么呢？”

徐进步赶紧朝赵天亮一指：“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！”说完，便朝一条麻袋跑去了。

赵天亮转头望着徐进步，生气地说：“这不是陷害我嘛！”

杨秉奎和周萍一前一后朝这边走过来。张连长看到他们，想转身走开。

杨秉奎：“张连长，站住。”

张连长站住了，掏出烟和打火机。

“我跟你说话，你不许吸烟。”杨秉奎将张连长手里的烟夺了过去，叼自己嘴上，又指了指张连长手中的打火机。张连长只得按着打火机，伸到杨秉奎嘴边，同时狠狠瞪了周萍一眼。

杨秉奎缓缓吐出一口烟，对张连长说：“旁边说几句话。”

张连长只好跟着杨秉奎踱向一旁。

杨秉奎：“你不拿好眼色瞪人家姑娘干什么？”

张连长：“我没瞪她。”

杨秉奎：“瞪了就是瞪了，事实那否认得了吗？我觉得人家姑娘挺不容易。归在你们连了。”

张连长：“老爷子，她是硬跟来的。我没那么大权力呀。”

“她的情况我了解过了，我的话你照办就是了，算给我个面子。”

“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可她父亲是资本家，不符合咱们兵团的成分要求。”张连长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民族资本家！”杨秉奎正色纠正。

“资本家就是资本家，那还有什么区别？”张连长铁面无私地说。在他眼里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资本家，都是反动派。

杨秉奎：“资本家和资本家，当然有区别！我看你政治水平不怎么样！”

周萍紧张地盯着他俩，列着队的知青们则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周萍。

张连长有些为难：“老爷子，您的批评我虚心接受，可这件事，我真的……”

“说来说去，我看你是成心不想给我面子！”杨秉奎有点生气，转身对周萍说，“咱不跟他瞎耽误工夫了，我给你找个更好的连队！”

卡车和马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有的知青方阵已经上了车，没有上车的知青方阵正准备上车。周萍急得又快哭了。

曲干事走过来，对杨秉奎啪地敬了一个军礼：“站长同志，我们团长嘱咐我一定替他向您问好！我马上要坐卡车回团部去了，您有什么要捎给团长的话没有？”

杨秉奎：“小曲，你来得正好！这上海的女学生，我劝张连长收到他的连，张大连长不给我面子。你看怎么办吧。”

曲干事早就认识周萍了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：“张连长，这您就不对了。你怎么能连站长同志的面子都不给呢？”

张连长有些急了：“哎，曲干事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她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同情归同情，感动归感动，事情归事情，不是连你都没权力……”

曲干事摆了摆手：“得了得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什么权力不权力的，我

代表团长作决定，她就归在你们连了！”

张连长还想争辩，曲干事把他扯到一旁，低声说：“我不是装好人，明摆着，只能先收在你们连了！这老爷子要不高兴起来，团长也会不高兴，师长也会不高兴，这点事儿你都不懂？”

曲干事跟张连长说完，又笑着对杨秉奎说：“老站长，张连长同意了，您放心吧。”

杨秉奎转头对周萍说：“听到了吧，你也放心吧。”

周萍抹抹眼泪，破涕为笑。

杨秉奎走到张连长跟前，严肃地说：“以后不许你叫我老爷子，我有那么老吗？我还打算找个伴儿呐！都像你那么叫，我不只有找老太婆了？你给我记住！”

仓库里，赵天亮把麻袋一条条码好，刚要喘口气擦擦汗，见徐进步和几名知青抱着麻袋也走了进来。徐进步刚放下麻袋，被赵天亮一把揪住了衣领。

赵天亮恨恨地：“刚才明明是你说的话，为什么往我身上赖？！”

徐进步挣扎道：“依这等样不来赛不来赛，阿拉上海泥胆子小的赖，阿拉视依的胆子大的赖……依不是虫，阿拉是虫，好哦？”

赵天亮狠狠将他推开：“哼，我胆子大，就该什么不利的事都往我身上推吗？”

徐进步还没来得及把狡辩的话说出口，仓库外传来一片“乌拉”之声。他们一齐跑到仓库门口，朝七连那边看去，只见队形已经散乱开了，女知青们围成一团，男知青们往空中抛帽子。

孙敬文：“准是那名混来的女生混成功了，大家为她高兴。功夫不负铁了心的人啊！”

张连长带着知青们走在山脚下的公路上。而所谓公路，其实只不过是包

括拖拉机在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车辆压出来的一条土路。

张连长不知把哪个知青的行李扛在肩头，手拎网兜。尽管如此，他的步速还是比知青们快许多。徐进步、王凯和孙敬文拖着各自的大包小包走在最后边。徐进步的军绿色大书包背在身后。王凯尽量让自己的步速跟他保持一致，边走边从徐进步背包的缝隙里掏糖，边掏边往自己兜里揣，徐进步浑然不觉。

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声音：“人不能太贪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徐进步猛然转身，见是孙敬文，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孙敬文看一眼王凯，对徐进步说：“没说你，自言自语呢。”

徐进步往前边看了看，说：“咱们三个不能走在最后，让女知青笑话！”说着，便加快了脚步。

王凯拍拍孙敬文的肩：“哈尔滨的，没出卖我，够义气！”

孙敬文伸出一只手：“我够义气，你也得够意思吧！”

王凯从兜里掏出块糖，剥去糖纸，塞在孙敬文嘴里：“我低血糖。”

孙敬文嚼着糖：“酒心儿的——我也低血糖！”说完，便紧跑几步，也追上徐进步，从背包里往外掏糖。

张连长把肩膀上的行李往地上一撂，站在路边等知青们的大队伍跟上来。

徐进步跑了过来：“连长，允许提个问题吗？”

张连长点点头：“可以。”

徐进步：“就没有一条好走点儿的路了吗？哪怕一条要多走几里的路。”

“我带你们走的正是最好走的路，起码在这一带是这样。这里本没路，拖拉机一过，路就出现了。”说完，便又扛起行李往前走。

徐进步回头看赵天亮一眼，说：“他这最后一句怎么听着像谁说过的话？”

“套用鲁迅的话。”赵天亮马上说出了出处。

徐进步一拍脑袋：“啊，想起来了，‘世上本无路’那一句，难怪听着有印象。可就他，八成没读过鲁迅的什么书吧？”